

不是盗墓，却要比盗墓更为凶险。  
不是捉鬼，却要比捉鬼更加惊悚。

# 活人禁地 1

HUOREN  
JINDI

食人的恶灵从何而来？谜题的答案，  
就在那一个个“活人止步”的禁地之中。

# 活人禁地 1

HUOREN  
JINDI

鬼若·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活人禁地. 1/鬼若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55-0409-4

I. ①活… II. ①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3110号

### 活人禁地. 1

---

作 者 鬼 若  
责任编辑 胡 敏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93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09-4  
定 价 29.8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64210080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目录

## C O N T E N T S

序

### 第一卷 冰川圣殿

- |            |     |
|------------|-----|
| 第一章 神秘的护身符 | 005 |
| 第二章 山洞奇遇   | 025 |
| 第三章 红鳞蛇怪   | 037 |
| 第四章 左侧通道   | 047 |
| 第五章 死里逃生   | 063 |
| 第六章 初遇血妖   | 069 |
| 第七章 八十多年前  | 083 |
| 第八章 寻人启事   | 099 |
| 第九章 控尸术    | 112 |
| 第十章 人皮外套   | 124 |
| 第十一章 遭怪物奇袭 | 132 |
| 第十二章 黄色古卷  | 143 |
| 第十三章 加入考古队 | 157 |
| 第十四章 毒蜈蚣   | 173 |

# 目录

## C O N T E N T S

- |     |             |
|-----|-------------|
| 185 | 第十五章 诡异的死法  |
| 198 | 第十六章 冰川圣殿   |
| 210 | 第十七章 远古崇拜   |
| 229 | 第十八章 巨大壁画   |
| 239 | 第十九章 暗门开启   |
| 251 | 第二十章 弹涂鱼怪   |
| 262 | 第二十一章 落荒而逃  |
| 274 | 第二十二章 鬼藤袭击  |
| 289 | 第二十三章 回忆    |
| 303 | 第二十四章 棺椁千尸  |
| 319 | 第二十五章 毒液的作用 |
| 327 | 第二十六章 以命相搏  |
| 335 | 第二十七章 惊天巨变  |
| 350 | 第二十八章 匣中之物  |

# 序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我从很小就开始阅读文字书籍了。记得我看的第一本书叫做《血染征鞍》，是讲述隋末时期的英雄罗艺一家祖孙三代的征战故事。自那以后，我便喜欢上了看书这件事情。

当时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嗜书如命的父亲却积攒了半间屋子的书籍。这给予了我足够的选择空间和兴趣的培养，在文字的海洋中，我感受到了无尽的乐趣，同时，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道理。

回首往昔，我突然发现，父亲给我置办的这份家当，正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宝贵财富。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自然是要感谢他的。

年过而立，我的阅读取向也与父亲有了迥然的差异。这并非是我青出于蓝，而是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蜕变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由看书到写书，由鉴赏到创作，这个阶段，我足足磨砺了二十年的时间。

我也曾经写过不少的作品，散文、杂文、诗歌、社评、长篇小说，可谓是涉猎很广。但最让我满意的，应该就是这部灵异小说《活人禁地》了。

在本书的撰写之初，我曾耗费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去构想和思考。尽管是灵异小说，但我依然想创作出一个严谨的故事，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能让读者信以为真的故事。只有这样，读者们才能融入其中，随着主人公一起深入到那充满了谜题与诡异的世界中去。

在我看来，这是一名作者的职责所在，也是对读者负责的基本准则。

在时下流行的盗墓题材和纯恐怖题材占据了主要灵异市场的大环境下，我总想别出心裁创作出一部有着独立思维和独立风格的灵异故事。当然，如果强行躲避已被前人所使用过的元素，那这部小说也是无法动笔的。

我不排除借鉴别人好的东西，同时也在不断的摸索中去创新和完善。随之，这部题材较为新颖的灵异故事，就在我精心的雕琢下产生了。

现在，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随着我一同走进这浮想联翩的灵异世界中。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人生中最尊敬的老师——我的父亲。

第一卷

命运就是如此，  
当它要发生巨变的时候，  
是躲也躲不掉的。

冰川圣殿





## 第一章

# 神秘的护身符

HUOREN JINDI

我蹲在这个阴森森的山洞里，不停地瑟瑟发抖，一动也不敢动，心中感到无比的恐惧。

四周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见。现在除了我自己紧张的呼吸声之外，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

在我身后大约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一个拐角，从那个拐角拐过去，再走上三四十米，就是这个山洞的入口。不久前，我就是从那里进来的。

但现在我却说什么都不敢按原路走出去，因为我明显感觉到，有一个什么生物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窥视着我。在这样一个黑暗恐怖的环境中，我不敢稍有动作，生怕惊动了对方，其后果，恐怕是我无法想象的。

我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个跟随了我十几年的护身符，一刻都不肯放松。如今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护身符上，希望它能像从前一样，避开邪难，佑我平安。

我对这个护身符还是有些信心的，在我看来，这十几年中它绝对不止一次发挥过作用。有一次，它甚至救了我的命。而说起它的来历，这还要从12年前讲起。

我小时候住在天津西青区的子牙河畔。在我小学四年级那年，有一天我父母都要上夜班。和往常一样，他们临走时把我反锁在了家里。晚上9点左右，我偷偷地从窗户爬了出来，然后召集那些平时经常和我在一起的虾兵蟹将们，直奔子牙河去了。

当晚，我们一帮孩子有几个在河里捞鱼，另外几个就在河岸上生火烤鱼，忙得不亦乐乎。吃饱后，有几个嚷嚷着困了要回家，但另外几个精神头还很大，拉着大伙儿不让走。

其中一个孩子说：“咱们讲鬼故事吧，看看谁的胆子大不被吓跑。”我的胆子其实很小，最怕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但为了撑住面子，还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个提议。

几个孩子围着火堆坐了一圈，说好了一人讲一个鬼故事，讲完了都各回各家。

那个年代基本没什么夜生活，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大部分已经上床睡觉了。此时早已静街无人，万籁俱寂。子牙河畔，只有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还坐在那里讲着吓人的鬼故事。

听了两个故事以后我就有些受不了了，越听越是害怕。背后一阵阵凉风袭来，总觉得身后有人盯着我，但又不敢回头去看，生怕身后有鬼。我强忍着内心的恐惧，两眼直勾勾地死盯着前方，无论如何也不敢把头转过去。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心里怕得要命。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天津，尤其是像我家那种比较偏远的郊区，基本是没有路灯的。当时的时间是晚上10点多钟，天早就黑透了。忽然，一个孩子猛地大叫一声：“我就是鬼！”

这一声叫喊真如晴天霹雳，我只觉脑子嗡的一声，裤裆处已经有一股暖流冲了出来。并不是因为他故事的结局有多么出人意料，而是在这异常紧张的气氛下，被他如此突如其来的一声尖叫吓破了胆。

围在火堆旁的所有孩子都发了一声喊，站起身来就四散逃跑。我被吓得头皮发麻、两眼发黑，连方向都没认清，站起来就飞奔了出去。

一时间，火堆旁没了人，大家都向不同的方向跑去。

跑了几分钟，周围逐渐没了声音。我停住脚步，四下一看，忽然感觉不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刚才我们烤鱼的地方，向东是回家的路，向西是子牙河。向南和向北都是河岸，河岸上是大片大片的树林。北侧的这片树林是我一直不敢来的地方，因为这是一片坟地。

6岁的时候，我曾经在这片坟地里亲眼见过一个吊死的老头，舌头吐了很长，脸上青黑青黑的。那天回家后，我被吓得一直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当晚做梦，梦见那个老头自己解开了拴在脖子上的绳子，跳下树来。然后一步一步

地向前走，走了七步，嗖的一下，掉进地里不见了。

因为这个梦，我吓得好几天不敢自己睡觉，死赖在爸妈的床上不肯走。自那以后，再也不敢来这片树林了。

如今我惊吓过度，竟然没头苍蝇似的撞到了这里。我当时双腿一软，就要坐倒在地。

周围除了偶尔的几声虫鸣鸟啼，再没了其他声音。四下里都是朦朦胧胧的，借着月光能勉强看到不远处一个个馒头状的坟头。我顿时感觉身旁一阵阵阴风吹来，被吓得已经死了一半。

我一时没了主意，捂着嘴小声地哭着，生怕哭的声音太大引出鬼来。一边哭一边向后倒退着，想要回家。

退着退着，忽然间，我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仰面朝天地摔在了地上。此时真是怕得要命，想要大叫却又不敢，躺在地上眼泪如泉涌一般收不住了。

哭了一会儿，我想要爬起来继续往回走。可隐隐约约地看见在我旁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体积还挺大。我借着月色定睛一看，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不附体，再也把持不住，“嗷”的一声喊了出来。

在我面前，竟然躺着一个死人。眼前这个死人完全没有皮肉，腐烂得几乎只剩下了骨头，就直挺挺地躺在我的身边。

一个10岁大的孩子，就是在电视里也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景象，更何况是在现实中亲眼目睹。我脑中瞬间一片空白，跳起来就连哭带号地往家跑去。眼看就要到家，我猛然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响起，就如同那个死人蹦蹦跳跳地追过来了一般。我顿时吓得汗毛竖起，头晕脑涨。还没来得及回头，双眼一花，登时被吓昏了过去。

后来的事我自己就不知道了。据说是邻居姚阿姨起夜上厕所，看见我一个人躺在了大院门口。于是把我抱了回去，然后通知我爸妈赶紧回家，孩子出事了。

爸妈回来以后，我虽然已经醒了过来，但突然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地尽说胡话。我妈一看儿子病成了这样，急红了眼，当时就把我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躺了4天，一点都不见好，高烧40度始终退不下来。当时我妈哭天抹泪的难受得不行，说：“孩子要是有个好歹我也不活了。”

那晚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孩子，有的把当晚的情况和自己父母说了。人家父母赶忙来医院看望我，也把情况跟我爸妈讲了一遍。其中一个家长看着我可

怜，就跟我妈说：“不行就试试别的办法，别老在医院拖着，这孩子再烧就烧傻了。有些病，不是单纯吃药就能治好的。”

我妈也是有病乱投医，只要能救儿子，什么办法都得试试。于是立即托人找了个老中医，据说这老中医是个半仙之体，不但能掐会算，还有一手治病救人的好本事。

那老中医见了我以后，既不掐诀念咒，也不号脉听诊。就在我的脑袋上摸来摸去，跟找虱子似的。然后告诉我妈：“这孩子是惊吓过度，三魂七魄里吓丢了一魂一魄。”

我妈问他该怎么办？老头说：“你别急，有办法。”然后画了张符，写上了我的生辰八字。告诉我妈，让亲人拿着招魂幡去丢魂的地方喊我的名字，喊完把符烧掉冲水喝了就好。之后又开了几服调理的方子。

回家后，我妈让我爸去坟地办这件事。我爸不干，说：“你这不是迷信吗？有病就得上医院治病，一切听大夫的，弄这神鬼邪说的事干吗？”

我妈问我爸：“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也死你面前，让你以后想喊都没机会喊了。”

我爸迫于无奈，只好按照老中医的办法去了坟地，一喊就喊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后，把符烧了冲水给我喝了。过了一晚，我的烧果然退了。

次日，我妈没去上班，留在家中照顾我。可我爸刚出门不久，我又烧了起来。我妈见状急坏了，赶紧又把我爸给叫了回来。

没想到我爸回来后，不多会儿，我的烧又退了下去。我爸懵了，说：“儿子，你是不是太舍不得爸了？怎么爸一离开你，你就发烧，一回来你就退烧呢？”

如此又尝试了两次，果然是我爸一出门我就发烧，他人一回来我就退烧。这时我爸忽然想到了什么，一拍大腿，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来。

这是一颗古怪的尖牙，有4厘米长，呈深紫色，通体圆润，晶莹剔透，牙体上还刻着一些看不懂的符号。

我妈问我爸：“这东西是哪儿来的？”我爸说：“就是昨天招魂的时候，在坟地附近捡到的，一时觉得好看就带了回来。刚才我一出门孩子就发烧，回来就退烧，难不成是这东西起了作用？”

于是我爸将这颗怪异的牙齿留在了家里，出门晃了1个小时。爸回来后，我妈说：“这孩子果然没再发烧，你这是捡到宝了。”

夫妻两个怎么高兴暂且不提。且说我大病痊愈后，我爸就将那颗怪牙的根

部用细钻打了个小孔，穿了根红绳挂在我的脖子上，自此就当成保我平安的护身符了。还叮嘱我：“千万别摘，摘了要你命！”

后来我问我爸那晚的死尸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大半夜出现在坟地里？我爸说那晚我见到的那具尸体是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的，不知墓主是谁，也不知是什么人这么缺德。这些年都实行火化，这死人既然是个整尸，看来肯定离现在有些年头了。但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墓中的一些陪葬品被翻得乱七八糟，但都没有被拿走，挖坟者似乎是想找什么东西，不知最终找到没有。

此后的许多年中，曾有不少古董商人想要收购我脖子上的这颗牙齿。虽然他们说不清这牙齿到底是出自什么生物，但从其色泽、手感以及雕刻的符号分析，这是一个年代非常久远的古物，很有收藏价值。

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一个香港商人出价30万收购这颗牙齿。在那个年代，30万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了，但我父母却是说什么都不卖：“这是孩子的保命符，卖出去了，孩子再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自那以后，他们一再嘱咐我，把护身符藏在衣服里，不要再露在外面惹是非。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想明白了一件事。挂在我脖子上的这颗牙齿，或许就是那晚挖尸人要找的东西。换句话说，这颗牙齿很可能是那个死尸的陪葬品。我父亲当时对我回避了这个问题，估计是担心我知道这是死人的东西以后，从而产生抗拒，怕我不肯再将这个东西挂在脖子上。不过等我想明白这件事的时候，这个护身符已经跟随了我许多年，早就已经习惯了。即使知道这是死人的物件儿，也都无关紧要了。

自从我那场大病之后，我妈就申请了病退留在家里照顾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没时没晌地疯玩，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画画上面。随着兴趣的日渐浓厚，我最终将今后的远大志向定在了美术专业上。

1996年，我顺利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虽然京津两地相去不远，但住校的现实还是无法避免的。在爸妈眼泪汪汪的送别之下，我开始了在北京的学习生涯。

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叫“王子”，其实他本名叫王孜，大家叫顺口了所以都叫他王子。他本人对王子这个名字倒是颇为满意，说听着比本名更有霸气。

王子是北京人，父母离异，奶奶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刚上大学那年，奶奶就撒手归西了，他父亲又长期出差在外地，从此王子便成了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不过好在他天性随和，这种人生的苦楚根本不当回事，自己反倒落了个

逍遥自在。

我跟王子可以说是臭味相投，都是吃饱了混天黑的主，成天除了吃喝玩乐就是研究女人，男性青春期的躁动在我俩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二那年的寒假，我和谷生沪、黄博、王子三人约着一起喝酒，一个个喝得七扭八歪。王子喝得最是兴奋，嚷嚷着让我们哥几个去他家继续喝。当时年轻气盛，喝酒认怂是最忌讳的事，所以都一口答应了。

王子家是那种老式筒子楼，当时正面临拆迁，住户都去了临时安置房。全楼搬得一家都不剩了，整个楼道破败不堪，唯独王子还守在这儿。

我们问他还守在这破地方干什么？王子说他跟奶奶最亲，这房子是奶奶以前住过的，现在奶奶没了，离开这房子就什么念想都没了。能多留一天是一天，多待一天就等于多陪奶奶一天。

这话说得至情至性，就是没喝酒听着都让人掉眼泪，更何况此刻我醉意正浓。我用力地拍了拍王子已经微见谢顶的脑袋，大声说：“兄弟，这话我爱听，是个爷们儿。没别的，就冲你今儿这几句话，咱必须得喝到天亮，谁要先走谁是王八！”

另外三人大声叫好，于是我们拿出上楼前买好的啤酒小菜，坐在沙发上大喝起来。由于全楼早已搬空，所以根本不用顾忌扰不扰民，这一顿酒喝得煞是痛快。

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历史、地理、时事、政治、科技、体育无所不谈。

当话题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兜回到王子奶奶身上时，王子借着酒意故作神秘地给我们讲了一件事。

他说奶奶死后，他经常能见到奶奶的幽灵。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就醒了，脑子里完全清醒，但身体就是动不了。那时，他奶奶的一张脸就会浮现在正对床头的那面墙上。

这话我觉着太不靠谱，不屑一顾地说：“少在这儿妖言惑众你，你说的那叫鬼压身，我小时候也听老一辈讲过。但现在科学解释说，那就是人太虚弱的时候产生的自然生理反应。我看你丫肯定是毛片看多了，最近没少动手吧？太虚弱啦！小小年纪怎么学得这么迷信？”

王子呷了口酒，白眼一翻道：“无知！就你那点文化水平还跟我聊科学呐？别臭不要脸了你。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儿多着呢，解释不了就叫迷信啊？你那才叫迷信呢，迷信科学。”

另外两个同学一个叫黄博，一个叫谷生沪。黄博持肯定态度，支持王子，

认为这种灵异现象还是存在的。谷生沪持中立态度，对这种事半信半疑，一时也拿不准主意。

黄博的理论是，从古到今，这种关于幽灵的传说就不曾断绝过，不单单是中国，外国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早在许许多多年前，大陆与大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欧洲不知道亚洲的存在，非洲不知道美洲的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更没有联系。那时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化上的交流。

在那个时代，每个不同文化的国家信奉的神灵是不一样的，神与神之间的特质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单就鬼文化来说，却是出奇的一致。每个国家对幽灵的认知和形容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这一点足以证明，鬼或者幽灵这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他这一番理论确实讲得有些道理，我一时无法还口，心里不免有些郁闷，低头喝起了闷酒。

王子得到了强大的支援，更加眉飞色舞，口无遮拦地夸大其词起来。他给我们讲，他家楼上的303房间，就是一个鬼宅。从他记事时起，到现在全楼搬迁，那房间里总共死10个人了。

前两年单位改制，单位职工可以把居住的房子购买成私人产权。有一个中年女人人称赵阿姨的，平时混得不错，就把303给买了。赵阿姨挺有心眼儿，她买了以后自己不住，而是把房子租给了两个学表演的女大学生。

那俩女孩长得都不赖，王子当初也没少跟人家那儿招猫遛狗，可无奈他的长相实在是太过抱歉，一直没有得逞。那两个女孩在303住了一个来月，有一段时间突然不见了踪影，一连两个星期都没有出现。

后来邻居闻到了臭味，知道事情不妙就报了警。警察来了一看，两个女孩和两个男的都光着身子死在了床上，全身骨骼变形，表情扭曲，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

这件事到现在还没结案，关键是闹不清这4个人到底是怎么死的，什么人能有那么大力气能把4个大活人拧得全身变形？更可怕的是，死了4个人，竟然连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自那以后，附近的居民就传开了，不但说303是鬼宅，到后来竟然把整个一栋楼说成是鬼楼了。楼里的住户大多不敢再往下住，出租的出租，搬家的搬家，没多少日子就差不多都搬了出去。

我听王子讲完这个故事，感觉冷飕飕的，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黄博和谷生沪的表情也显得有些不安，疑神疑鬼地左右乱瞧，屋里的气氛一下就凝重



了起来。

我不高兴道：“王子你这厮可真会搅局，聊什么不好？非聊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而且你添油加醋的功力真是越来越强，一间屋子里死那么多人，还就在你家楼上，你能不害怕？现在全楼都搬空了，你自己还能在这住得那么踏实？”

王子得意道：“哥们儿我没别的优点，就是天生胆儿大，别说这栋空楼了，就连住坟地我都不带含糊的。而且你还别不信，我给你讲的这事儿，没有一点儿添油加醋的成分，你去周围打听打听，只要是在这附近住过几年的，谁不知道303这间屋子？绝对的货真价实。”

他越这么说我心里就越犯嘀咕，生怕这废旧的老式居民楼里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有心想走，但怎奈刚才自己一直强调一醉方休，天亮前谁说走谁是王八，现在又怎么好意思主动说走呢。

我本盼望着黄博和谷生沪两个家伙扛不住，有一个先提出回家，那我也好顺坡下驴，就此离开这恐怖的鬼宅。但他俩却谁都不开口，无奈下我只得有一搭无一搭地和王子瞎扯，硬说他这故事里的水分太大。

王子此时已经是彻底喝醉了，听我一再地反驳他，不禁也来了脾气，声称今晚就要显显他的手段，非得把303的幽灵招出来让我开开眼。

我闻言稍微有些恼火，挖苦道：“哟！认识你两年了，真没发现你还是林正英的传人。今儿个我豁出去了，倒要看看你怎么招出鬼来。咱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招出来了，我认打认罚。但要是招不出来……嘿嘿……你小子可得给我洗一个月的袜子。”

黄博和谷生沪这两小子比我还缺德，嚷嚷着招不出鬼来让王子洗一个月内裤。我说：“黄博你不是站王子那边的吗？怎么又和我一条战线了？”

黄博说他只是相信幽灵的存在，但招鬼这事儿太悬了，根本不靠谱。

王子硕大的脑袋喝得通红，被我们三个轮番一逼，反而更加来劲儿。他把酒瓶往桌上一墩，大声叫道：“行！今天爷们儿要不露一手，你们还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就这么说定了，那咱们就走着，上楼！”

他把我说得一愣，问他：“上楼？干吗去？”王子说：“废话，招鬼，去303啊。”我说你在这儿招不就完了吗？非跑楼上干什么去？

王子一脸阴笑地看着我说：“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讲，鬼要是在303，那它就是在303，绝对不会离开那间屋子。所以我在这儿住的那么踏实，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知道它不会下来。如果它要是能出来，那全楼的人不都